



雍正皇帝

計紅緒 王雲高 著
時代文藝出版社

I 247.4
121

雍正皇帝

362

計紅緒 王雲高 著
時代文藝出版社

雍正皇帝

YONG ZHENG HUANG DI

计红绪 王云高 著

责任编辑：王 我

封面设计：章桂征

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 850×1168毫米 32开本 13.625印张 3插页
(长春市斯大林大街副136号) 320 000字

长春市东新印刷厂印刷 1990年10月第1版 1990年10月第1次印刷
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印数：1—11 300册 定价：平装：7.65元
精装：10.10元

序

计红绪

长篇小说《雍正皇帝》与31集同名电视连续剧剧本，都是我与著名壮族作家王云高同志合作的。遵时代文艺出版社编辑同志之嘱，将成书和电视剧拍摄的来龙去脉作一介绍，并谈几点创作上的想法，作为本书序言。

—

历代君王中，雍正是个难解的谜。

康熙是否传位给他？他是否私改了康熙的遗诏？他是怎么死的？是不是被吕四娘用飞剑斩了头？躺在墓中的遗体，是安了个金头吗？我到河北省易县西陵去过，见雍正墓前木牌上赫然写着他是“暴死”。究竟如何暴死？立牌人有何证据？雍正陵墓虽然在1981年发掘过一次，但未打开。这个谜自然没有解开。不单民间未解此谜，历史学家们对一些问题也是众说纷纭，莫衷一是，例如对他究竟是否私改遗诏的事便有两派意见，至今尚无定论。

清官十三朝，雍正似乎是最坏的皇帝。

人们对他诋毁最多：心胸狭窄、荒淫无度、暴戾恣睢、杀

父、害母、屠弟、杀戮功臣、实行特务统治，是个十恶不赦的篡位暴君。

不要说野史和小说了，就说一些电影和电视，也把雍正描写成凶残的帝王。这类作品流传很广。我在法国和南斯拉夫还看过香港拍的影片，不仅写他特别凶狠无情，还把他描写成比大内高手武功还高的人，完全不象皇帝，而是一个恶霸。这会给广大中外观众尤其是青年观众什么印象？他们会认为雍正就是那个样子，当时的中国历史就是那个样子。

我不是学历史的，但喜欢研究历史，特别是距今最近的明、清史。我翻了翻《清史稿》和《清史纪事本末》，继而翻阅《清圣祖实录》、《清代文字狱档》、《东华录》以及雍正本人的《诛批谕旨》等，越看越觉得雍正是个非凡的历史人物。他不是人们所传说的那种凶残暴君，而是清代十分重要的政治家。他整顿吏治，严厉打击贪官污吏；改革赋役，清查亏空；实行有利于广大贫苦农民的丁归田粮制度，扩大耕田，兴修水利，重视林、牧业发展，多次亲自去灾害地区参加耕田劳动。他认为“致治诚民，莫不以重农为先”，要求各级官吏对农民“悉心相劝，并不时咨访疾苦，有丝毫妨于农业者，必为除去，仍于每乡中择一、二老农之耕劳作苦者，优其奖赏，以示鼓励”，给予这些老农极高荣誉——“赐顶戴”，告诫地方官吏：“当以牧养生民为重，若移奉上之心以抚百姓，岂不善乎？”他也不准那些作威作福的旗人欺压贫苦人民，下旨“旗人暴横，颇苦小民。尔当整饬，不必避忌旗、汉形迹，畏惧王公勋戚，皆密奏以闻。”他用人也不拘满、汉，不论资历，注重才能，把有真才实学的落第举子封官，甚至把明代显宦的后裔也封官。他经常把京城与直隶六十岁以上老人请到皇宫赐宴，由皇子敬酒，八十岁以上者由他亲自敬酒。广东有一老民

一百二十岁，其子五人各七八十岁，雍正得悉后即予旌勉，派专使“赐上用缎一匹”。这位皇帝还提倡俭朴，用康熙的例子教育群臣：“皇考临御六十余年，躬节行俭。宫廷地毯用至三四十年，犹然整洁。服御之物，一惟质朴，绝少珍奇。昨检点旧器，及取回避暑山庄陈设，思慕盛德，实无终已。用特书此，以诏我子孙。”他自己吃饭，也“饭颗并屑，未尝废置纤毫”。

一个励精图治、奋发有为的皇帝从史料中走出来，站在我的面前。人们盛赞康熙、乾隆而贬斥雍正，我以为不公平。就是这一点引起我的创作冲动。此外，康熙在位六十一年，乾隆在位六十年，夹在中间的雍正只在位十三年，而且步履维艰，一直为夺取和保住皇位拼命奋斗，写起来情景异常紧张，扣人心弦，这也是我要写他的重要原因。

自然，不是为雍正“翻案”，更不能翻过头，把这个人物写成“大正面”。封建帝王不管多开明，也有他的历史局限性和阶级局限性，这是不言自明的，何况雍正本人为夺取和保住皇位，也确实用尽心机，凶暴无比。他把两个异母弟弟革职为民，并改名为猪和狗，一直折磨到死；他看到帮助他登位的重臣权势日盛，有威胁他皇权的迹象，便杀掉或永远圈禁他们；他又大兴文字狱，残酷迫害反对清政权的知识分子，牵连很多无辜。

我所见到的史料，有很多不可靠之处，不可尽信。《清史稿》是赵尔巽等清朝遗老们编纂的；《清家录》则由雍正本人下旨修改过；《东华录》由上书摘编而成，乾隆、光绪年间又多次修改；《清史纪事本末》又从《东华录》而来，多有失实的地方；《清通典》也是乾隆时官修的。这些史料，自然多为皇帝说好话，对于暴政虽写一些也是一笔带过。

总之，对于雍正这个历史人物，要有科学分析，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评价。创作这样一个巨型电视连续剧，要依据史料，大骨架必须符合历史真实，又不拘泥于史料，为了增加作品的魅力，大胆地进行艺术加工。下定驾驭这一题材的决心后，我为自己定下宗旨：用艺术形式还雍正皇帝的本来面目。

二

1985年冬天，我写完22集电视连续剧《雍正皇帝》的详细提纲，《中国广播电视》杂志于1985年11月号开始连载其故事。在该杂志的《编者按》中写道：

“22集电视连续剧《雍正皇帝》的故事，本刊自本期起开始连载。在创作中，作者计红绪同志依据史料进行艺术加工，真实、生动地塑造了雍正皇帝等许多人物形象，展现了错综复杂的宫廷斗争，突出地表现了雍正为夺取皇位而施展的一系列阴谋诡计，以及他登极后实施的许多深得人心的开明政绩。这是与以往表现雍正的作品的不同之处。全剧目次为：《密谋雍正王府》、《待罪咸安宫》、《谈笑废太子》、《大位有所归》、《皇帝收小徒》、《亲王决大计》、《六笔改遗诏》、《一纸压群王》、《逆风登皇位》、《雷电颁诏书》、《深宫惊太后》、《汤山困将军》、《勤耕赐顶戴》、《明裔得高官》、《密旨成把柄》、《至亲李仇家》、《拯救遗腹子》、《义绝大恩人》、《获罪维止录》、《灭门八行书》、《玉牒百年恨》、《东珠十载仇》。”

仅从各集目次中便可看到，情节是异常紧张的，一环紧扣一环。因此，发表后立即引起有关人士的浓烈兴趣。

首先是中国国际文化传播中心主任王影同志找到我。她是

军队副军级离休干部，我的老上级，原八一厂编辑部主任，曾抓过《归心似箭》、《四渡赤水》等重大题材。这次，她决心与我合作，拍出这部巨型电视剧。

中国五金矿产进出口总公司王验总经理决定投资。他是个很有魄力的企业家。他很喜欢这个题材。为了支持文化事业，他决心投资。我对他说：“我们共担风险，你要准备赔钱。”他笑道：“赔一些也要拍，这是文贸结合的一件好事，也是为我们公司作广告。”他和我都没有想到，不但没有赔钱，还赚了几百万元。

由于我还有别的工作和创作任务，便请王云高同志与我合作。

这位著名的壮族作家与我是好朋友。说来也很有趣，他是南宁市作家，我1981年在南宁修改电影剧本《王府怪影》（拍成影片后改名为《潜影》）时却不认识他。我走后才“认识”——他将此电影剧本改编为长篇小说《王府怪影》在《广西日报》上连载，极受欢迎。《广西日报》加印260万份；被几个省市报刊转载；被各地改编为话剧、京剧、评剧、歌剧演出，很是热闹。因此我们不断有书信往来，但几年未见面。一直到1986年他来北京才得相会。这自然是“一见如故”了。我把一大叠连载《雍正皇帝》的《中国广播电视》杂志给他看，讲了合作的事，他欣然同意，商定电视剧以我为主，长篇小说以他为主，通力合作，同时完成22集电视剧《雍正皇帝》和同名长篇小说。

与此同时，我请了另一好朋友周康渝来导演。

康渝是潇湘电影制片厂副厂长，著名电影导演，拍过《特殊身份的警官》、《天国恩仇》、《湘西剿匪记》等影片，很有成就。1982年，我写的《208客机》就是由他执导的。影片

公映后引起广泛好评，中央电视台一连几年在周总理逝世纪念日里播出这部影片。康渝也愉快地接受了我的邀请，并亲自修改剧本。22集的电视连续剧，他加了内容，拍的镜头也多，最后剪出31集。（《雍正皇帝》完成后，我与康渝又合作60集电视连续剧《中国刑警》，目前正在紧张拍摄。）

康渝以极大热情投入拍摄《雍正皇帝》的工作，拍摄速度惊人。在8个月零10天里，就拍完全部7000多个镜头，其中包括去上海、长春、承德等地拍摄。仅在长春1天里，就拍了198个镜头。他心力交困，瘦了一圈。他深爱的父亲去世时，他忍受巨大悲痛，当天还拍了90多个镜头。

摄制组全体同志也团结一致，在导演带领和感召下拼命工作。扮演雍正的青年演员刘信义，在拍一场武打戏时脚趾骨折断，为不影响原计划，忍痛到长春拍摄，并一直坚持到拍完。扮演八阿哥的青年演员张双利，在骑马飞奔时刮在树上摔下来，休克3分钟，清醒后又投入拍摄。总监制王影同志一直在现场，不管严冬酷暑，与剧组一道工作，花费很大心血。31集电视剧的后期，周康渝只用三个月就做完了。快得令人惊异。日夜盯在电视屏幕前，一丝不苟地一格格一帧帧制作，康渝两眼受了不小的伤害。王影专门为他配了个眼镜，那也疼得厉害，我们看了非常心疼。正是有了这种拼搏精神和精益求精的态度，才有了惊人的速度和艺术质量。

皇天不负苦心人。《雍正皇帝》试播之后引起异常强烈的反响，有关领导、专家和许多同志给予很高评价，外国朋友也争相购买国际版权。我们同意把它卖给日本。1990年3月5日，在首都人民大会堂举行隆重的签字仪式，中央电视台、北京电视台当即播出新闻，各报都作了报导。现将1990年3月8日《北京晚报》报导转录如下：

中日正皇帝交流会在京举行

本报讯（记者刘建伟）：中、日31集电视连续剧《雍正皇帝》交流会，日前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。杨得志、习仲勋、赛福鼎·艾则孜，《雍》剧制片人王验、总监制王影、编剧计红绪、导演周康渝和舒光升、洪民生、阮若琳、张天民、黄宗江、柯岩、翟俊杰等各界人士百余人出席交流会。

日本有关人士藤山狮子、藤本武士、关宽光和铃木浩次等专程前来参加交流会。

会上，中日双方就日方购买《雍正皇帝》的国际版权举行了签字仪式，这是近年来中日文化交流的一次重要活动。这部阵容宏大、场面壮观的巨型历史剧，从康熙晚年诸皇子争宠夺位写起，一步步揭示四阿哥胤禛（雍正帝）复杂的性格特征。通过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的表现，把这位历史人物胸怀大志，机敏果断又狡诈凶暴，在父皇面前驯如羔羊的面目活脱出来。同时反映了这位清代重要的政治家，对康、雍、乾盛世起的承前启后的作用。

会上，长期致力中日友好交流的日本朋友，对计红绪、周康渝等人目前投拍的60集电视剧《中国刑警》也深感兴趣，并希望能够再次合作。

在国内，目前正在发行录相带，年内将由中央电视台播出。我们参加这部巨片创作的同志正等待着这一天的到来，期望广大观众喜爱它，对我们来说，那将是莫大欣慰。

本书与电视连续剧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情节，是雍正继位前是否私改遗诏的事。这一情节承前启后，不仅使剧情剧烈跌宕，也深刻地反映了雍正思想性格，并襟带起隆科多、康熙、十四阿哥等人的思想性格。

前面说过，关于这个问题，史家至今尚无定论。那末读者和观众也会提出疑问：你们为什么写他私改遗诏？这是“还雍正的本来面目”吗？

为此，我在这里略讲一下我们的想法。

诚然，康熙传位给雍正（当时为雍亲王）的可能性是不能完全排除的。史料中有一些迹象。《清圣祖实录》中记载，康熙病危时曾几次单独召见他四儿子雍亲王，说明对他格外重视（这不能说明就是传位给他）；《李朝实录·景宗实录》中记载，朝鲜官员金演听说康熙病中召见大臣马齐时说，立四子雍亲王为嗣皇（但这只是‘听说’）；《永宪录》中记载，康熙将自己所带的念珠赐雍亲王（但这也不是传位的直接证据）。

康熙传位给雍亲王最直接的证据，应该是遗诏了。然而，恰恰是这个遗诏令人怀疑：

第一，遗诏汉文原件所写时间是“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三日”，即康熙逝世那一天。然而三天后宣布的是满文本，没有宣布汉文本。有人问时，雍正本人也支支吾吾，这说明当时没有汉文本（见《上谕内阁》）。这个汉文本是伪造的。

第二，遗诏原件写得甚为匆忙，有错漏字，其中有“圣祖”字样，而八天以后才为康熙拟出“圣祖”庙号。这也使遗诏真实性令人怀疑。

第三，雍正继位后，他在自己的《大义觉迷录》中承认：有人说“圣祖皇帝原传十四阿哥胤禛天下，皇上将十字改为于字”，变成传位于他（如曾静的《归仁录》中就有此说）；台北出版的《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》文章《从“胤禛”问题看清世宗夺位》等也说：当时有人说雍正把“十”字改为“于”字，“禛”字改为“禛”字，从而篡了位。

第四，隆科多是传遗诏的人。雍正后来给他定的罪中有一条说隆科多曾几次讲：“白帝城受命之日，即是死期已至之时。”这也侧面说明隆科多极有可能是与雍亲王合谋，由他来改了遗诏。

第五，清史专家冯尔康先生著有《雍正传》一书，旁征博引，精心考究，该书堪称权威之作。本文中有些材料也由该书转引而来。冯先生明确指出：“毫无疑问，这个诏书是胤禛搞的，不是康熙亲笔。”

基于上述诸点，我们又作了艺术加工，在本书与电视连续剧里写了雍亲王胤禛与隆科多密谋，私改康熙遗诏篡位的情节。写历史剧要兼顾“历史”与“剧”，自然以“剧”为主。但在重大历史事实上，在紧要关节，不能疏忽，更不能任意编造，否则即失去历史人物的本来面目。

四

本书与同名31集电视连续剧的几条重要情节线，是雍正与康熙、十四阿哥恂亲王、隆科多和年羹尧的关系。这几条线波澜跌宕，冲撞猛烈，构成整个作品的主要矛盾冲突。情节是性格发展的历史。在上述重要情节线中，逐渐展示出若干主要人物的思想性格，而这些情节与性格，正是支撑作品站起来的骨

架。

这里着重谈谈雍正与隆科多、年羹尧的关系。雍正正在满朝文武大臣中，主要靠这两个人的支持才登上皇帝宝座，后来又变为仇敌，置这二人于死地。从政治上讲，从人际关系上讲，甚至从哲学上讲，这个变化颇有耐人寻味之处。

《清史稿》记载，隆科多是满洲镶黄旗人，孝懿仁皇后的弟弟，是雍正的舅舅。他深受康熙宠爱，任藩理院尚书、步军统领，掌管禁军。年羹尧，汉军镶黄旗人，川陕总督。雍正内结隆科多，用其联手谋位，控制京师，压制群王；外联年羹尧，用其牵制抚远大将军恂亲王十四阿哥，终于登上皇位。即位后，他对此二人深为感激，立即任命隆科多为总理事务大臣，兼吏部尚书，赐太保加衔，称他为“第一超群拔类之稀有大臣”（见《掌故丛编·年羹尧奏析》）。对年羹尧也是同样不断封赏，使他成为“西北王”，用人方面常要同他商量，《清世宗实录》记载，文官自督抚至州县，武官自提镇至千把，皆听年羹尧的意见，如直隶总督李维均，就是年羹尧推荐的；《朱批谕旨》记载，雍正令年羹尧“传达旨意，书写上谕”，给他巨大的权力。

纵观雍正一生，他为巩固政权，在用人方面固然有狡诈一面，但也有真诚的一面。他认为：“从古帝王之治天下，皆言理财、用人，朕思用人之关系，更在理财之上，果任用得人，又何患财之不理，事之不办乎？”（《上谕内阁》）他说：“治天下惟以用人为本，其余皆支叶事耳。”（《朱批谕旨》）如待所有的人都不诚，是难以驾驭群臣的。事实上，雍正对他异母弟弟怡亲王允祥及大臣鄂尔泰、张廷玉、李卫、田文镜等人，是非常宠爱的，他们君臣之间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关系。那么，为什么要惩治隆、年二人呢？

这是因为，隆、年二人恃功自傲，越权枉法，任用私人，广结党羽，几乎尾大不掉，威胁到皇权。

隆科多任吏部尚书之后，狂妄至极，官员们对他“莫敢仰视”（见《沈端恪公年谱》），官员全由他任免（见《雍正朝起居注》）。特别是他为挟制皇帝，私藏玉牒底本。玉牒是皇家宗谱，《雍正朝起居注》云：“除宗人府衙门，外人不得私看，虽有公事应看者，应具奏前往，敬捧阅看。”隆科多私藏在家，是想掌握雍正篡位的把柄，这是雍正皇帝绝对不能容忍的。终于，雍正将隆永远圈禁。

年羹尧也同样滥用私人，连巡抚、布政使、按察使、提督等高级官员也凭自己意志任免（见许克敏《暝斋杂识》及《清史稿》），西安按察使被年推荐为巡抚，竟被人称年的干儿子（见《朱批谕旨》）。《永宪录》、《掌故丛编》、《啸亭杂录》等书中记述很多年的狂妄，如吃饭曰“用膳”；给人东西曰“赐”，下属要“谢恩”，总督和蒙古诸王见他也要下跪，甚至在皇帝面前，也“无人臣礼”等等，这都使雍正不满。他一方面严斥反对年的大臣，还要保护年，另一方面则不断对年发出警告。他在年的奏折上批道：“凡人臣图功易，成功难；成功易，守功难；守功易，终功难……若倚功造过，必至返恩为仇，此从来人情常有者……我君臣期勉之，慎之。”（见《文献丛编》）但年羹尧并未重视这些警告，反而在奏折上戏弄皇帝，针对雍正强调自己的“朝乾夕惕”精神，写出“夕阳朝乾”之语，这使龙颜震怒。雍正为政是极为勤劳的，“朝乾夕惕，事无巨细，亲为裁断。”他在《暮春有感》一诗中说自己“宵衣旰食非干誉，夕惕朝乾自体仁。风纪分颁虽七度，民风深愧未能淳。”（见《清世宗诗文集》）他在《大义迷觉录》中说，“朝乾夕惕，《易经》传注，皆以为人君之事”，

只有皇帝才可用这个词。因此，他见年羹尧故意写成“夕阳朝乾”，极为恼火，说年“不欲以‘朝乾夕惕’四字归之于朕耳”，“自恃有功，显露不敬之意，其谬误之处断非无心。”

（见《雍正朝起居注》）

雍正终于对年羹尧下手了。他频繁调换西北官员，使年失去羽翼；继而免年之职，调任杭州将军。年不遵旨，拒绝去杭州。雍正更是恼怒，令其速行，然后逮捕他入京。群臣纷纷上表要严惩年。雍正最后赐他自尽，杀其子年富，抄其家。

雍正依靠隆、年登位，和后来对二人的惩治，是重大政治事件，惊心动魄。这就构成本书与同名电视连续剧的重要情节线。我们是依据史料来写的，作了必要的艺术加工。读者读本书，再参阅史料，便可有切身感受了。令人欣慰的是，饰康熙的老演员舒适，饰雍正的青年演员刘信义，饰隆科多的老演员文甫东以及其他几位演员，表演得栩栩如生，抒发得淋漓尽致，给作品增添了光彩。我借此对导演、演员及全剧组同志再一次表示感谢。

五

本书与同名31集电视连续剧的另一个重要情节线，是雍正、弘历（乾隆）与弘历生母李金桂的感情纠葛。这一条线贯穿好几集，是很感人的。从《清史稿》等史料上看，弘历生母为雍正妃钮祜禄氏。她生于康熙三十一年，十三岁入雍正贝勒府，康熙五十年生弘历。然而，我们把乾隆的生母写成了汉人李金桂。为何如此处理？有什么依据？这需要作一点说明。

关于雍正、乾隆的野史、小说、戏曲和民间传说，多得惊人，其它任何封建帝王也无法比拟。如蔡东藩的《清史演

义》、燕北老人的《满清十三朝官闱秘史》、柴萼的《梵天庐丛录》、孙剑秋的《吕四娘演义》、《血滴子》等等，广为流传，尤其是在民国初年，几乎在中国大地上家喻户晓。这些材料的来源不能轻视，据说多来自被遣散出官的大监、宫女之口，也有的来自清朝遗老遗少之口，固然未可全信，也不可一点不信。任何野史，总是正史的补充；而正史为官修，必有隐匿之处，正如野史必有编造之处一样。

《满清十三朝官闱秘史》中说，乾隆是汉人女人生的孩子，被雍正认定为自己的儿子。有个叫陈鹤炜的人为该书作序，说这本书的作者“搜访既确，去取尤严，无一字不有来历，即无一字不加斟酌”，又说：“官闱之事，言谈有禁，传闻既少，记载亦鲜，偶或散见各书，大都一鳞一爪，非语焉不详，即传闻失实，从无有有系统而集大成如今之《清满十三朝官闱秘史》者。”此评语自然过份，燕北老人的书也多是虚构，但也不能武断地说他全部是胡编乱造。

台湾著名作家高阳出版了清宫系列小说，其中《乾隆韵事》详尽叙述了雍亲王打猎时喝了鹿血，与丑女李金桂苟合生下弘历的故事。这当然也是根据民间传说进行艺术加工而成的。至于作者利用的是什么素材，我没有调查过，但承德确实有此传说。《雍》剧组去承德拍外景时，当地群众便告诉我们，说某处是当年李金桂的住处，说这是上几辈传下来的，不会有错。

正是根据上述材料，我们虚构了雍正——李金桂——乾隆这条情节线。电视剧试播时，专家和普通观众对这条线很欣赏，认为非常感人。

我们写的是小说和电视剧，不是写雍正传记和乾隆传记，所以自己给自己很大的创作自由，大胆地如此落笔。如确有不

当，亦可重新斟酌。

关于本书与同名电视连续剧，我要谈的很多。日后有机会再讲，现在到此为止，因为序言不宜太长。上述文字，是供读者了解作品的史实依据，特别是想让青年读者知道一点康、雍朝的历史。我以为，对历史题材的艺术作品来说，应有两条基本原则：第一，主要情节应忠于史料，不可胡编乱造，尤其不可出于某种目的任意颂扬或贬斥历史人物。我很喜欢阿·托尔斯泰的《彼得大帝》，他写了这位俄皇的功绩，也写了他的残暴不仁。我们希望还历史人物的本来面目。第二，要以“剧”为主，进行艺术处理，切不可拘泥于史料。我们尽力做到这两点。然而是否做得好，那要由读者和观众来裁断了。

诚恳地希望听到各方面意见，以后再版时修订。

谢谢时代文艺出版社，谢谢广大读者与观众。

1990年4月26日

北京